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 第二十八回 棣萼雙絕武士道舍生 霹靂一聲革命團特起

話說上回說到威毅伯正從春帆樓會議出來，剛剛走近行館門口，忽被人叢中一少年打了一槍。此時大家急要知道的，第一是威毅伯中槍後的性命如何？第二是放槍謀刺的是誰？第三是謀刺的目的為了什麼？我現在卻先向看官們告一個罪，要把這三個重要問題暫時都擱一擱，去敘一件很遙遠海邊山島裡田莊人家的事情。且說那一家人家，本是從祖父以來，一向是種田的。直傳到這一代，是兄弟兩個，曾經在小學校裡讀過幾年書，父母現都亡故了。這兄弟倆在這村裡，要算個特色的人，大家很恭維地各送他們一個雅綽，大的叫「大痴」，二的叫「狂二」。只為他們性情雖完全相反，卻各有各的特性。哥哥是很聰明，可惜聰明過了界，一言一動，不免有些瘋癲了。不過不是直率的瘋癲，是帶些乖覺的瘋癲。他自己常說：「我的腦子裡是全空虛的，只等著人家的好主意，就抓來發狂似地幹。」兄弟是很愚笨，然而愚笨透了頂，一言一動，倒變成了驕矜了。不過不是豪邁的驕矜，是一種褻急的驕矜。他自己也常說：「我的眼光是一直線，只看前面的，兩旁和後方，都悍然不屑一顧了。」他們兄弟倆，各依著天賦的特性，各自向極端方面去發展，然卻有一點是完全一致，就為他們是海邊人，在驚濤駭浪裡生長的，都是膽大而不怕死。就是講到兄弟倆的嗜好，也不一樣。前一個是好酒，倒是醉鄉裡的優秀分子；後一個是好賭，成了賭經上的忠實宗徒。你想他們各具天才，各懷野心，幾畝祖傳下來的薄田，那個放在眼裡？自然地荒廢了。他們既不種田，自然就性之所近，各尋職業。大的先做村裡酒吧間跳舞廳裡的狂舞配角，後來到京城帝國大戲院裡充了一名狂劇俳優。小的先在鄰村賭場上做幫閑，不久，他哥哥把他薦到京城裡一家輪盤賭場上做個管事。說了半天，這兄弟倆究是誰呢？原來哥哥叫做小山清之介，弟弟叫做小山六之介，是日本群馬縣邑樂郡大島村人氏。他們倆雖然在東京都覓得了些小事，然比到在大島村出發的時候，大家滿懷著希望，氣概卻不同了。自從第一步踏上了社會的戰線，只覺得面前跌脚絆手的布滿了敵軍，第二步再也跨不出。每月賺到的工資，連喝酒和賭錢的欲望都不能滿足，不覺彼此全有些垂頭喪氣的失望了。況且清之介近來又受了性慾上重大的打擊，他獨自住在戲院的宿舍裡。有一回，在大醉後失了本性的時候，糊塗塗塗和一個宿舍裡的下女花子有了染。那花子是個粗蠢的女子，而且有遺傳的惡疾，清之介並不是不知道，但花子自己說已經醫好了。清之介等到酒醒，已是悔之無及。不久，傳染病的症象漸漸地顯現，也漸漸地增劇。清之介著急，瞞了人請醫生去診治幾次，化去不少的冤錢，只是終於無效。他生活上本覺著困難，如今又添了病痛，不免怨著天道的不公，更把花子的乘機誘惑，恨得牙癢癢的。偏偏不知趣的花子，還要來和他歪纏，益發挑起他的怒火。每回不是一飛腳，便是一巴掌，弄得花子也莫名其妙。

有一夜，在三更人靜時，他在床上呻吟著病苦的刺激，輾轉睡不穩，忽然惡狠狠起了一念，想道：「我原是清潔的身體，為什麼沾染了污癢？舒泰的精神，為什麼糾纏了痛苦？現在人家還不知道，一知道了，不但要被人譏笑，還要受人憎厭。現在我還沒有愛戀，若真有了愛戀，不但沒人肯愛我，連我也不忍愛人家，叫人受騙。這麼說，我一生的榮譽幸福，都被花子一手斷送了。在花子呢，不過圖淫蕩的肉慾，冀希無饜的金錢，害到我如此。我一世聰明，倒鑽了蠢奴的圈套；全部人格，卻受了賤婢的蹂躪。想起來，好不恨呀！花子簡直是我唯一的仇人！我既是個漢子，如何不報此仇？報仇只有殺！」想罷，在地鋪上條地坐起來，在桌子上摸著了演劇時常用的小佩刀，也沒換衣服，在黑暗中輕輕開了房門，一路扶牆挨壁下了樓。他是知道下女室的所在，剛掂著光腳，趁著窗外射進來的月光，認准了花子臥房的門，一手耀著明晃晃的刀光，一手去推。門恰虛掩著，清之介咬了一咬牙，正待攔進去，忽然一陣凜冽的寒風撲上面來，吹得清之介毛髮悚然，昂著火熱的頭，慢慢低了下來；瞥著執刀的手，徐徐垂了下來，驚醒似地道：「我在這裡做什麼？殺人嗎？殺人，是個罪；殺人的人，是個凶手。那麼，花子到底該殺不該殺呢？她不過受了生理上性的使命，不自覺地成就了這個行為，並不是她的意志。遺傳的病，是她祖父留下的種子，她也是被害人，不是故意下毒害人。至於圖快樂，想金錢，這是人類普遍的自私心，若把這個來做花子的罪案，那麼全世界人沒一個不該殺！花子不是耶穌，不能獨自強逼她替全人類受慘刑！花子沒有可殺的罪，在我更沒有殺她的理。我為什麼要酒醉呢？衝動呢？明知故犯的去冒險呢？無愛戀而對女性縱慾，便是蹂躪女權，傳染就是報應！人家先向你報了仇，你如何再有向人報仇的權？」清之介想到這裡，只好沒精打彩地倒拖了佩刀，逕回自己房裡，把刀一丟，倒在地鋪上，把被窩蒙了頭，心上好象火一般的燒炙，知道仇是報不成，恨是消不了，看著人生真要不得，自己這樣的人生更是要不得！病痛的襲擊，沒處逃避；經濟的壓迫，沒法推開；譏笑的恥辱，無從洗滌；憎厭的醜惡，無可遮蓋。想來想去，很堅決地下了結論：自己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只有一個法子可以解脫一切的苦。什麼路？什麼法子？就是自殺！那麼馬上就下手嗎？他想：還不能，只因他和兄弟六之介是很友愛的，還想見他一面，囑咐他幾句話，等到明晚再幹還不遲。當夜清之介攪擾了一整夜，沒有合過眼，好容易巴到天明，慌忙起來盥洗了，就奔到六之介的寓所。那時六之介還沒起，被他闖進去叫了起來，六之介倒吃驚似地問道：「哥哥，只怕天不早了罷？我真睡糊塗了！」說著，看了看手表道：「呀，還不到七點鐘呢！哥哥，什麼事？老早的跑來！」忽然映著斜射的太陽光，見清之介死白的臉色，蹙著眉，垂著頭，有氣沒力地倒在一張藤躺椅上，只不開口，心裡嚇了一跳，連連問道：「你怎麼？你怎麼？」清之介沒見兄弟之前，預備了許多話要說。誰知一見面，喉間好象有什麼梗住似的，一句話也掙不出來。等了好半天，被六之介逼得無可如何，纔吞吞吐吐把昨夜的事說了出來。原定的計劃，想把自殺一節瞞過。誰知臨說時，舌頭不聽你意志的使喚，順著口全淌了出來。六之介聽完，立刻板了臉，發表他的意見道：「死倒沒有什麼關係。不過哥哥自殺的目的，做兄弟的實在不懂！怕人家譏笑嗎？我眼睛裡就沒有看見過什麼人！怕人家憎厭我嗎？我先憎厭別人的親近我！怕痛苦嗎？這一點病的痛苦都熬不住，如何算得武士道的日本人！自殺是我贊美的，象哥哥這樣的自殺，是盲目的自殺，否則便是瘋狂的自殺。我的眼，只看前面，前面有路走，還有很闊大的路，我決不自殺。」清之介被六之介這一套的演說倒堵住了口。當下六之介拉了他哥哥回到一家咖啡館裡，吃了早餐，後來又送他回戲院，勸慰了一番，晚間又陪他同睡，監視著。直到清之介說明不再起自殺的念頭，六之介方放心回了自己的寓。

過了些時，六之介不見哥哥來，終有些牽掛，偷個空兒，又到戲院宿舍裡來探望他哥哥。誰知一到宿舍裡臥房前，只見房門緊閉，推了幾遍沒人應，叫個僕歐來問時，說小山先生請假回大島村去已經五六天了。六之介聽了驚疑，暗忖哥哥決不會回家，難道真做出來，這倒是我誤了事了。轉念一想，下女花子，雖則哥哥恨她，哥哥的真去向，只怕她倒知些影響，回頭就向僕歐道：「這裡有個下女花子，可能叫她來問一下？」僕歐微笑答道：「先生倒問起花子？可巧花子在小山先生走後第二天，也歇了出去，不知去向了。」說時咬著唇，露出含有惡意的笑容。這一來，倒把六之介提到渾渾裡，再也摸不清路頭，知道在這裡也無益，出來順便到戲院裡打聽管事人和他的同事，大家只知道他正式請假。不過有幾個說，他請假之前，覺得樣子是很慌忙的，也問不出個道理來。六之介回家，忙寫了一封給大島村親戚的信，一面又到各酒吧間、咖啡館、妓館去查訪，整整鬧了一星期，一點蹤跡也無。

六之介弄得沒法擺布，尋訪的念頭漸漸淡了。

那時日本海軍，正在大同溝戰勝了中國海軍，舉國若狂，慶祝凱勝，東京的市民尤其高興得手舞足蹈。輪盤賭場裡，賭客來得如潮如海，成日成夜，整千累萬的輸贏。生意越好，事務越忙，意氣越高，連六之介向前的眼光裡，覺得自己矮小的身量也頓時暗漲一篙，平升三級，只想做東亞的大國民，把哥哥的失蹤早撇在九霄雲外。那天在賭場裡整奔忙了一夜，兩眼裝在額上的鏡回寓所，已在早晨七點鐘，只見門口站著個女房東，手裡捏著一封信，見他來，老遠地喊道：「好了，先生回來了。這裡有一封信，剛纔有個刺鬚鬚子的怪人特地送來，說是從支那帶回，只為等先生不及，托我代收轉交。」六之介聽了有點驚異，不等他說完就取了過來，瞥眼望見那寫的字，好像是哥哥的筆跡，心裡剝地一跳。看那封面上寫著道：

東京 下谷區 龍泉寺町四百〇三番地

小山六之介

小山清之介自支那天津

六之介看見的確是他哥哥的信，而且是親筆，不覺喜出望外，慌忙撕開看時，上面寫的道：

我的摯愛的弟弟：我想你接到這封信時，一定非常的喜歡而驚奇。你歡喜的，是可以相信我沒有去實行瘋狂的自殺；你驚奇的，是半月來一個不知去向的親人，忽然知道了他確實的去向。但是我這次要寫信給你，還不僅是為了這兩個簡單的目的，我這回從自殺的主意裡，忽然變成了旅行支那的主意。這裡面的起因和經過，決定和實現，待我來從頭至尾的報告給你。自從那天承你的提醒，又受你的看護，我頓然把盲目或瘋狂的自殺斷了念。不過這個人生，我還是覺得倦厭；這個世界，我還是不能安居。自殺的基本論據，始終沒有變動，僅把不擇手段的自殺，換個有價值的自殺，卻只好等著機會，選著題目。不想第二天，恰在我們的戲院裡排演一齣悲劇，劇名叫《謀機》，是表現一個愛國男子，在兩國戰爭時，化裝混入敵國一個要人家裡；那要人的女兒本是他的情人，靠著她探得敵軍戰略上的秘密，報告本國，因此轉敗為勝。後來終於秘密洩漏，男人被敵國斬殺，連情人都受了死刑。我看了這本戲，大大地徹悟。我本是個富有模仿性的人，況在自己不毛的腦田裡，把別人栽培好的作物，整個移植過來，做自己人生的收穫，又是件最聰明的事情。我想如今我們正和支那開戰，聽說我國男女去做間諜的也不少，我何妨學那愛國少年，拚著一條命去偵探一兩件重大的秘密。做成了固然是無比的光榮，做不成也達了解脫的目的。當下想定主意，就投參謀部陳明志願。恰值參謀部正有一種計劃，要盜竊一二處險要的地圖，我去得正好，經部裡考驗合格，我就秘密受了這個重要的使命，人不知鬼不覺地離了東京，來到這裡。

我走時，別的沒有牽掛，就是害你吃驚不小，這是我的罪過。我現在正在進行我的任務，成功不成功，是命運的事；勉力不勉力，是我的事。不成便是死，成是我的目的，死也是我的目的。我只有勉力，勉力即達目的。我卻有最後一句話要告訴你：死以前的事，是我的事，我的事是舍生；死以後的事，是你的事，你的事是復仇。我希望你替我復仇，這纔不愧武士道的國民！這封信關係軍機，不便付郵，幸虧我國一個大俠天弢龍伯正要回國，他是個忠實男子，不會洩漏，我便托付了他，攜帶給你。

並祝你的健康！

你的可憐的哥哥清之介白

六之介看完了信，心中又喜又急。喜的是哥哥總算有了下落；急的是做敵國的偵探，又是盜竊險要的地圖，何等危險的事，一定凶多吉少。自肚裡想：人家叫哥哥「大痴」，這些行徑，只怕有些痴。好好生活不要過，為了一個下女要自殺；自殺不成功，又千方百計去找死法；既去找死，那麼死是你自願的，人家殺你，正如了你的願，該感謝，為什麼要報仇？強逼著替你報仇，益發可笑！難道報仇是件好玩的事嗎？況且花子的同時失蹤，更是奇事。哥哥是恨花子的，決不會帶了走；花子不是跟哥哥，又到哪裡去呢？這真是個打不破的啞謎！忽然又想到天弢龍伯是主張扶助支那革命的奇人，可惜遲來一步，沒有見識見識怎樣一個人物，不曉得有再見的機會沒有？若然打聽得到他的住址，一定要去謝謝他。六之介心裡亂七八糟地想了一陣，到底也沒有理出個頭緒來，只得把信收起，自願自去歇他的午覺。從此胸口總彷彿壓著一塊大石，撥不開來，時時留心看看報紙，打聽打聽中國的消息，卻從來沒有關涉他哥哥的事。只有戰勝的捷報，連珠炮價傳來；歡呼的聲浪，溢漲全國，好似火山爆裂一般，島根都隆隆地震動了。不多時，天險的旅順都攻破了，威海衛也佔領了，劉公島一役索性把中國的海軍全都毀滅了。驕傲成性的六之介，此時他的心理上以為從此可以吞渤海，腳踢神州，大和魂要來代替神明胃了，連哥哥的性命也被這權威呵護，決無妨礙。忽然聽見美國出來調停，他就破口大罵。後來日政府拒絕了莊、召兩公使，他的憤氣又平了一點。不想不久，日政府竟承認了威毅伯的全權大使，直把他氣得三尸出竅，六魄飛天，終日在家裡捶壁拍幾地罵政府混蛋。

正罵得高興時，房門呀的開了，女房東拿了張卡片道：「前天送信來的那怪人要見先生。」六之介知道是天弢龍伯，忙說「請」。只見一個偉大軀幹的人，亂髯戟張，目光電閃，蓬髮闊面，膽鼻劍眉，身穿和服，灑灑落落地跨了進來，便道：「前日沒緣見面，今天又冒昧來打你的攪。」六之介一壁招呼坐地，一壁道：「早想到府，謝先生帶信的高義，苦在不知住址，倒耽誤了。今天反蒙枉顧，又慚愧，又歡喜。」天弢龍伯道：「我向不會說客氣話，沒事也不會來找先生。先生曉得令兄的消息嗎？」六之介道：「從先生帶信後，直到如今，沒接過哥哥只字。」天弢龍伯慘然道：「怎麼能寫字？令兄早被清國威毅伯殺了！」六之介突受這句話的猛擊，直立了起來道：「這話可真？」天弢龍伯道：「令兄雖被殺，卻替國家立了大功。」六之介被天性所激，眼眶裡的淚，似泉一般直流，哽咽道：「殺了，怎麼還立功呢？」天弢龍掃道：「先生且休悲憤，這件事政府至今還守秘密，我卻全知道。我把這事的根底細細告訴你。令兄是受了參謀部的秘密委任，去偷盜支那海軍根據地旅順、威海、劉公島三處設備詳圖的。我替令兄傳信時，還沒知道內容，但知道是我國的軍事偵探罷了。直到女諜花子回國，纔把令兄盜得的地圖帶了回來。令兄殉國的慘史，也哄動了政府。」六之介詫異道：「是帝國戲院的下女花子嗎？怎麼也做了間諜？哥哥既已被殺，怎麼還盜得地圖？帶回來的，怎麼倒是花子呢？」天弢龍伯道：「這事說來很奇。據花子說，她在戲院裡早和令兄發生關係，後來不知為什麼，令兄和她鬧翻了。令兄因為悔恨，纔發狠去冒偵探的大險。花子知道他的意思，有時去勸慰，令兄不是罵便是打，但花子一點不怨，反處處留心令兄的動作。令兄充偵探的事，竟被她探明白了，所以令兄動身到支那，她也暗地跟去。在先，令兄一點不知道，到了天津，還是她自己投到，跪在令兄身邊，說明她的跟來並不來求愛，是來求死。不願做同情，只願做同志。凡可以幫助的，水裡火裡都去。令兄只得容受了。後來令兄做的事，她都預聞。令兄先探明了這些地圖共有兩份，一份存在威毅伯衙門裡，一份卻在丁兩汀公館。督署禁衛森嚴，無隙可乘，只好決定向丁公館下手。令兄又打聽得這些圖，向來放在簽押房公事桌抽屜裡，丁兩汀出門後，簽押房牢牢鎖閉，家裡的一切鑰匙，卻都交給一個最信任的老總管丁成掌管，丁成就住在那簽押房的耳房裡監守著。那耳房的院子，只隔一座牆，外面便是馬路橫頭的荒僻死衖。這種情形令兄都記在肚裡，可還沒有入腳處。恰好令兄有兩種特長，便是他成功之母：一是在戲院裡學會了很純熟的支那話，一是歡喜喝酒。不想丁成也是個酒鬼，沒一天不到三不管一酒店裡去買醉。令兄曉得了，就借這一點做了兩人認識的媒介，漸漸地交談了，漸漸地合伙了。不上□天，成了酒友，不但天天替他會鈔付帳，而且時時給他送東送西，做得□分的殷勤親密。丁成雖是個算小愛恭維的人，倒也有些過意不去，有一天，忽然來約他道：『我有一壇「女兒紅」，今晚為你開了，請你到公館來，在我房間裡咱們較一較酒量，喝個暢。』令兄暗忖機會來了，當下滿口應承。臨赴約之前，卻私下囑咐花子，三更時分，叫她到死衖裡去等，彼此擲石子為號，便來接受盜到的東西，立刻拿回寓所。令兄那夜在丁公館裡，果真把丁成灌得爛醉，果真在他身上偷到鑰匙，開了簽押房和抽屜，果真把地圖盜到了手，包好結上一塊石頭，丟出牆外，果真花子接到，拿回了寓，令兄還在丁公館裡，和丁成同榻宿了一宵，平平安安地回來。令兄看著這一套圖雖然盜出來，但尺寸很大，紙張又硬又厚，總、分圖不下三□張，路上如何藏匿，決逃不過偵查的眼目。苦思力索了半天，想出一個辦法，先盡著兩日夜的工夫，把最薄的軟綿紙套畫了三件總圖，鄭重交給花子，囑她另找個地方去住，把圖紙縫在衣褲裡，等自己走後兩三天再走。自己沒事，多一副本也好；若出了事，還有這第二次的希望。自己決帶全份的正圖，定做了一只夾底木箱，把圖放在夾層裡，外面卻裝了一箱書。計議已定，令兄第三天在天津出發。可憐就在這一天，在輪船碼頭竟被稽查員查獲，送到督署，立刻槍斃了。倒是花子有智有勇，聽見了令兄的消息，她一點不膽怯，把三張副圖裁分為六，用極薄的橡皮包成六個大丸子，再用線穿了，臨上船時，生生的都吞下肚去，線頭含在嘴裡，路上碰到幾次檢查，都被她逃過。靠著牛乳湯水維持生命，千辛萬苦竟把地圖帶回國來。這回旅順、威海衛的容易得手，雖說支那守將的無能，幾張地圖的助力也就不小。不過花子經醫生把地圖取出後，胃腸受傷，至今病倒醫院，性命只在呼吸之間了。六之介先生，你想，令兄的不負國，花子的不負友，真是一時無兩，我怕你不知道，所以今天特來報告你。」六之介忽然瞪著眼，握著拳狂呼道：「可恨！可恨！必報此仇！花子不負友，我也決不負兄！」天弢龍伯道：「你恨的是威毅伯嗎？他就這幾天要到馬關了！這是我們國際上的大計，你要報仇，卻不可在這些時期去胡做。」六之介默然。天弢龍伯又勸慰了幾句，也便飄然而去。

且說六之介本恨威毅伯的講和，阻礙了大和魂的發展；如今又悲痛哥哥的被殺，感動花子的義氣。他想花子還能死守哥哥托付的遺命，他倒不能恪遵哥哥的預囑，那還成個人嗎？他的眼光是一直線的，現在他只看見前面晃著「報仇」兩個大字，其餘一概不顧了，當時就寫了一封漢文的簡單警告，徑寄威毅伯，就算他的哀的美敦書了。從此就天天只盼望威毅伯的速來，打聽他的到達日期。後來聽見他果真到了，並且在春帆樓開議，就決意去暗殺。在神奈川縣橫濱街上金丸謙次郎店裡，買了一支五響短槍，並買了彈子，在東京起早，趕到赤間關。恰遇威毅伯從春帆樓會議回來，剛走到外濱町，被六之介在轎前五尺許，礮的一槍，竟把威毅伯打傷了。幸虧彈子打破眼鏡，中了左顴，深入左目下。當時警察一面驅逐路人，讓轎子擡推行館；一面追捕刺客，把六之介獲住。威毅伯進了臥室，因流血過多，暈了過去。隨即兩警官趕來診視，知道傷不致命，連忙用了止血藥，將傷處包裹。威毅伯已清醒過來。伊藤、陸奧兩大臣得了消息，慌忙親來慰問謝罪，地方文武官員也來得絡繹不絕。第二天，日皇派遣警官兩員並皇后手製裹傷繃帶，降諭存問，且把山口縣知事和警察長都革了職，也算鬧得滿城風雨了。其實威毅伯受傷後，彈子雖未取出，病勢倒日有起色，和議的進行也並未停止。日本恐挑起世界的罪責，氣焰倒因此減了不少，竟無條件地允了停戰。威毅伯雖耗了一袍袖的老血，和議的速度卻添了滿鍋爐的猛火，只再議了兩次，馬關係約的大綱差不多快都議定了。

這日正是山口地方裁判所判決小山六之介的謀刺罪案，參觀的人非常擁擠。馬美菽和烏赤雲在行館沒事，也相約而往，看他如何判決。剛聽到堂上書記宣讀判詞，由死刑減一等辦以無期徒刑這一句的時候，烏赤雲忽見人叢中一個虬髯亂髮的日本大漢身旁，坐著個年輕英發的中國人，好生面善，一時想不起是誰。那人被烏赤雲一看，面上似露驚疑之色，拉了那大漢匆匆地就走了。赤雲恍然回顧美菽道：「纔走出去的中國人你看見嗎？」美菽看了看道：「我不認得，是誰呢？」赤雲道：「這就是陳千秋，是有名的革命黨，支那青年會的會員。昨天我還接到廣東同鄉的信，說近來青年會很是活動，只怕不日就要起事哩！現在陳千秋又到日本來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兩人正要立起，忽見行館裡的隨員羅積丞奔來喊道：「中堂請赤雲兄速回，說兩廣總督李大先生有急電，要和赤雲兄商量哩！」赤雲向美菽道：「只怕是革命黨起事了。」正是：

輸他海國風雲壯，還我軒皇土地來。

不知兩廣總督的急電，到底發生了甚事，下回再說。